

湖廣通志

自卷九十二  
至卷九十四

庫文閣内			
二四六	三九六	三九六	漢書類
函	六九	六九	
架	冊	號	

庫文閣内			
二九二	三九六	三九六	漢書類
函	六九	六九	
架	冊	號	
(五九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95)	
函號	291	97

五九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二

文苑十七 碑志銘頌部

漢無名氏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字子敖本楚

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

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地者死今日見之母泣吾將死

之何曰吾殺之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

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變敬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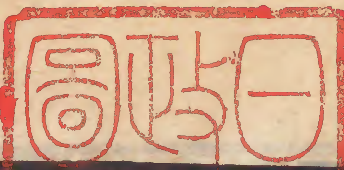
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罕之利以殷

潤國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填域豐年

蕃庶人曾聞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攻

胡黃恩志

文苑十七





蓄破玉決不以實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  
辟患害於無形敬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昔痲孤竹吳札  
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登  
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戴皇帝代同世  
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擗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  
數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孫相楚之功既抗  
慨高歌曲曰倉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  
褐而賣薪倉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  
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  
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  
忘亡臣杜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堉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今段  
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  
春秋蒸嘗明神報作即歲遷長沙太守及斯思縣宰段  
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  
舊奉履憲章欽翼二道五典與通汶籍祭祠祇肅神明

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葵枯粟之愛育黎蒸計掃醜類  
寡是於杜為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若迺發嘉訓與  
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  
記福祐期思縣興十續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二  
十八日立蔡邕九疑山碑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肩合與  
南土實賴厥助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嘉嘉頭領以孝蒸  
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遺囑是承太惜以予  
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  
而升登此崔崑託靈神仙

唐張說荆州王泉寺大通禪師碑

夫總四大者成乎身  
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  
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  
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  
佛身誰其弘之大通實禪師其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  
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  
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賢聖之度少為講徒通  
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  
訓誥音聲吳晉願平如蘂孔翠淨然如振金玉既而獨  
明實恩云



鑒潛發多傷傍池建知天命之年自授人間之世企聞  
新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微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  
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粲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  
高侯與真來同徹蓋拍妄識滋見本心任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言可說是在秀矣命之  
勤六年不捨書夜大師嘆曰莫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  
流足引之並坐於是涕泣而退於宗傳風中始立  
王在僧錄寺東七里地以山雄曰之曰此正楞伽  
道出賢人觀峻陽之地誌去城都華陰之山學如來市  
未云多也後進得法以佛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求道三  
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累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  
盡閉發惠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通為心要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久祝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珠生  
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  
者不北而南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王三帝國  
師仰佛口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旨  
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駕鸞四匝龍象三連時熾炭待

者孰能為高僧乎平微曰宗師意代積當陽初會之所  
非巖高臥苦節長懷虛谷累乞還山既聽中駢久矣我  
八二夜中顧今扶坐泊知化戒禪師武德八年二月二十  
千三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職八十矣生於  
隋末百餘年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拜火心四  
部水背榘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  
喪也如執親馬詔使弔喪侯王歸贈三月二日開蓋大  
通長齋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塞緩反葬之期  
懷也宸駕臨決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  
山龕仲秋既望還認乃下帝諡先許其承宿心太常卿  
吹鼓導引城門郊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樹  
登高傳碑日盡迴輿自伊及江披道哀候幡花百輩香  
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君後周安神起塔國錢  
廣鑄賜逾百萬年無是先帝所鑄群經是後皇所鑄金  
勝御題華情內造塔寺等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辭東  
洛沮見南荆白雲嶺嶽於禪山素蓮寄生於空樹則雙  
研黃總志



林愛色泗水逆流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曰卒興也在  
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人二祥鍊錫也成就西  
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苦蓮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環頂  
被國與龍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月  
遺榮相推鳴戲法于永寧宗極痛慈舟之邊失恨湧  
等之逢開石城之嘆也孤虛山之碑焉可作竊比江  
手賁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厚飲於江  
內隱匿指其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誠率  
樂不入度門身攝法要寧為獨伯獨立天下功收寄旨  
聲名入度門身攝法要寧為獨伯獨立天下功收寄旨  
無名善為父為師靈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任世萬壽  
無暇奈何道隙一朝去之嗟我法門憂心斷續進憶瞻  
身道思付薄蓋不離空虛竟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李李判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肇有含氣則鹿  
鶴逐鳥虎狼  
人入其室下其  
心塵益恃長圍合于三  
佛能救於足超六處

三乘之輪駁指南在迷路建高燈于黑夜翻海  
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  
南右開慶延仁宗大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  
之六歲發言輒諧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法華  
經安樂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  
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稱侶珪璋和尚年幼  
道尊以為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具  
經旨通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  
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竭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  
殊宗貫假欲詮正如異執柯因悉授所齋律集與之俱  
遂纒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曰毗尼孤濟蓋始  
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  
問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門人未達既而無畏三藏以  
五月十五日至今師眾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說迦利  
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星也  
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合符允僧長老尚多初至長安  
和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直耶留之座隅密付



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教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靈  
 境歸之和尚衣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同往南泉以和  
 尚為首昔智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福  
 種荆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  
 地與心密同吾定方室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  
 率門人入所不堪我將禪悅至於捨息齊寒暑食止  
 一味茶不非時嘗遇歲荒野人茹草和尚如之門人勸  
 論對曰順正事亦如來教也中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  
 景禪師在座啓于上曰此人遙敬則可獲陛下不知  
 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  
 親授此外物秘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兼戒降心過慮  
 捨而常行無行而不息離心色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  
 內外中間無非實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  
 入終於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于國日加三  
 觀來謂嘆曰印度聞仁者名以為古人不知在世本國  
 亦持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真究佛心而神行遊域一  
 行禪師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既奉詔徵江蘇和  
 尚而自答曰弟子在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  
 見盧經義有不妥曰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  
 法去後人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

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人問曰請行功用  
 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人無信根如何  
 勸發曰兒候既閉乳母號慟大悲無緣亦為戲慈嚴而  
 簡重慈而有威望門能進者寡矣弟尚書右丞詔真行  
 備平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北朝  
 宗宋兵部尚書刑部虛舟會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  
 哉天寶十年二月既望北首右脇卧入禪定中夜而攝  
 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  
 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  
 法際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  
 照空半若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荆  
 州躬護喪事以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衰鳥獸號  
 咽有意于道者莫不摧心洒涕和尚質孤晴山神望登  
 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悽感慈眼遍照而濁惱清涼使梓  
 光洞枯木著榮得舍利於神人教天龍於冥晦其玄慈  
 幽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轉法  
 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闡一行終天子賜  
 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戒度追謚同之二方如來皆同  
 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闍梨持和尚心印法藥闍梨持



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王法  
 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備脩衆善不  
 華三昧惠照無邊苦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  
 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  
 淨自性無遷漸則生垣光依鏡圓隨順  
 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示對爐煙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在襄  
 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  
 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  
 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  
 碑石用昭示于無窮于是天子嘉公之勤  
 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引吏太  
 文館學士李騰曰凡紀公盛德不續文下碑  
 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騰  
 當職而為之非以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  
 商子秋師家世儒門脩源長波流芳積潤自  
 諱欽十四代相諱某兩世繼為中書侍郎十  
 湛十一代相諱考嗣間代繼為大尉南朝之  
 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隋朝為國子祭  
 酒皇朝

有功臣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  
 榮疊慶光隆赫顯無與為比刑當天后時累為法官  
 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杜燭力排酷吏之勢盡  
 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為元臣初公少時工  
 學暇豫不為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為已之任凡所經涉  
 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  
 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常必為良吏矣始舉進士文  
 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為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  
 入禁署宣宗以址邊將帥懦弱不武我狄侵叛公時為  
 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昔尋授河中  
 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  
 多而未常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  
 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  
 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負  
 外郎缺諸公見言其人所言者或再來詰某有三至者  
 徐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與子言是  
 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為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  
 則用前所蘊蓋道以寬恕為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  
 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  
 州



陽也亦率是道故昔年而仁信敷再暮而刑政省三年  
 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  
 入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  
 常患江水為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  
 大為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溺是懼抑亦工役  
 無時歲多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  
 加高沙堤擬擬散流之地於是器其穴口不使增修合  
 入焉江流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為患矣  
 其二曰襄陽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給寔繁是  
 必率配行供假借辨賄求利歲月不舉公乃悉用官儲  
 刺置器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撞撞邑人信  
 從不怨矣其二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  
 從無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千補累攤  
 徵有無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  
 公乃免獲依債戶既除免聲息其四  
 曰奉高在襄陽之北在城之側者近百頃統謂之  
 曰木比每年在襄陽官健出力營繕率歲出功錢人不  
 與入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相人皆獲利使將健承  
 工傭其五日襄土疆闊遠連接山每至秋時常及  
 盜張旗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加搜害頗甚切問其  
 驅卒平人至于道途皆須警備乃選擇少壯官健三  
 百人別造營名為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  
 時以為備禦每聞屬縣寇劫富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  
 夜發晨至皆足并賊捉獲更無子遺頃雖賊心野聞遂  
 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為左右中間開報  
 集列築置標列創一亭以為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當  
 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  
 湖南率認徵兵同力剪滅漢南兵徵立百人越日成功  
 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構亂先諸道最  
 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遠先至襄州奉詔  
 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差  
 捕盜都將韓季友惣領兵士小路進發乃先棟擇通引  
 官衙虞侯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為元從押衙齎榜帖先  
 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至  
 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路  
 先云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討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

明憲志

七

文苑十七



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關幸宙奏請  
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為都  
虞侯二年之中重修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六  
曰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甲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  
不通車馬皆是結襪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無妨  
害農業味統甚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宜  
造驛水無差微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日襄州  
兩稅每差網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臘其數甚多例屬新  
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  
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倍人遂請度支陸運脚撤  
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輪納既免損汚正帛又免  
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  
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  
舖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總重  
客居停全無休幅結束非便役止難安遂別備設廳以  
備迎送長廊虛檻直接大廳柱石修葺羅列其所江  
入戶畫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圍改  
上廳夏清冬溫想息宜使別開過路繞江亭王客  
迎成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  
公之為民於興利除害若屈到之斐子反之欽文

之昌蒲茹茹勞支體勤思慮令辛茹苦必行之未嘗  
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以刻之負罷癯平奸濫之政公之  
仁也訓號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且候  
之器用豐饋勞之餼率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從蠻  
除公之信也夫總五常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  
政功之被于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于物也深則  
其父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改而追思  
詠歌之得不謂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  
而民之謂辰者異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城  
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于公朝廷以  
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之  
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徙齊魯之間隙地以  
居之編籍為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  
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紙為戰衣千  
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饑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糶發  
徐豆粳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方  
而厚其酬備濟活以萬數逾暮乃罷有禽俱巢于屬邑  
之樹其一巢者為鷲鳥所攫日暮群鷲哀鳴其它巢禽  
憫其孤遂往食之愛均已于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



為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滿其仁澤被于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其物也又如比庸誰知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采名矣謹繼銘曰公德之容弘深粹玄公仁之豐沅漬穠穠內愉外懌濟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維德之理有碑于峴寔表厥美烈烈顯德昭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舖饑其急愈已日者大江淫至於民萬門之命特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决巨壑天診以移公之來朝民泣奉衣公進姑路攀車從公專承彌公遜不答退為讓甲帝心益加會襄人來請祀公德刻之于石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惠人誰汝思嘉乃認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至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為舊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具注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清是視期千萬年崇

峴巖民劉禹錫故衡憲律大師相潭唐興

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山於

方之人斂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相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為柳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啻軍成童在侶獨不啻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嶺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任珠乘我得覺路逕入智地屋室方丈名門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舉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路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餘大像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既死即寂而現身與魚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臘六十二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師子中選道準傳經弟

月黃息志 文苑



子圓皎真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爭欲其  
 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以偈銘之曰祝  
 融靈山禹所治非天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  
 律視儼德孫子登壇人師四十一紀南方學徒宗奧肯  
 切無童心至嶽遂識戒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  
 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呼差律席之名兮  
 與湘流韓愈湘源二妃廟碑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  
 而不已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  
 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  
 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俱  
 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成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  
 既備備後惟時轉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浮迺載工  
 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真薦辭  
 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壽之大戰二神  
 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源成授  
 受內若器督上承輝光克艱以火德傳不至帝既野苑  
 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殿後庚孽快宜淑靈敢  
 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真其躬有必其聲泝牲爰告即石  
 是銘銘曰 淵謔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內神位相許  
 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齊聖

功梓木負墳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嶺絮嚴清剛  
 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  
 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涓涓湘水如舞將于無誰神張  
 鑿鍾鼓豐其父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占  
 謂長沙土風碑銘 大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  
 雲陽之墟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相水其畜宜  
 鳥獸其教宜稭稻厥草惟餘蕭杜若茶蘅留黃鶴車出  
 焉厥木惟喬椅桐柱檉貞松文梓生焉籬篳蕩輝娟於原  
 野砥砮照耀於崖谷昔熊羆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  
 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很顧文章以三湘之衆績著  
 勤王梁朝覆沒候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  
 相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冕歸葬相氏之  
 于可謂忠也頌身強冠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軼鄒察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  
 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  
 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疢癘未遠天常而云家有重  
 勝之人鄉無瑣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  
 月黃息志



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爛曉之日冬無凜冽  
 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鷓鴣鳥似鴉但  
 同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為信哉  
 因後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馬  
 越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聯滄  
 浪邊遠岫嶺瀟湘山之下青青翠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  
 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東捐遠道湘山之土青  
 青翠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棲  
 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  
 氏不來湘雲葬蒼湖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五代王茂元楚三閭大夫屈先生祠堂碑銘** 按史記本

先生稱歸人也姓屈名原字靈均一名平字正則本實  
 楚之前系大父瑕受屈為卿老以命氏先生義特百夫  
 文橫千古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厲貪仕楚為三閭  
 大夫屬若懷不惠與靳尚等夷尚嫉原才諳漏窻令備  
 戒覺狀錮絕恩私由是忠言如風不入主聽險黨若絨  
 斤為窮始楚與齊連衡以弱秦秦以齊於之地六百  
 里為一外五城以照楚楚嗜張儀之合不納先生之諫

而獨聖鳴呼忠在禍先功成罔貴泊成忠死世責何深  
 蓋有國有家之所大病志士仁人之所悼歎也嗟乎先  
 生君辱身死周旋存歿之際感慨今古之心宜乎上與  
 周于夷齊聯鑣結紱作華胥義軒之遊假靈於遺芳而  
 困於佞幸者也安可為鼠肝蟲臂魚腹龍趾而已哉元  
 和十五年余刺夷平之再歲也考駿國籍則州之東偏  
 十里而近先生舊宅之址存焉爰立小祠憑神士偶用  
 表忠貞之所誦卓犖之不一也銘曰 嶽山非時終因  
 千人躬有雄鮮不用無神矯矯先生不繼不磷舉世皆醉  
 地忠夜身汨水悠悠言問其瀕歸山高高獨揖清塵笑  
 靈是所聘師歸土義風寂承朝馳無暗庭而可修予期  
 百誓死不可作余構其宇登 李弘皇銅  
 酌乞靈威氏非愚所取已矣矣 李弘皇  
 柱碑 學士弘皇謂曰我烈相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  
 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踏堅  
 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密綿遠則九九  
 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輯寧群帥內附古者  
 天子盛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刑罰垂諸簡編將  
 明實德志



立標題式昭恩惠敢繼前烈為吾紀焉以舉承教潘毫  
 載叙厥事蓋聞梓柯接境五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  
 世漸爾羈縻師範循天相名姓氏漢則宋均南華靖漢  
 山唐則揚興師遂開展境邇來素右時容陸氣去就在  
 心否臧白已溪州彭仕然世傳都印家總州兵布惠立  
 威識恩知勸故能立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新加  
 豈簡善而可畏亦無辜於太國必不庶於小民多自生  
 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開陳至動雅王每示令弘管  
 加姑息漸為遠患深入郊項擾掠耕桑侵暴辰晷更  
 告逼郡人失守非真作偽之心偶昧賦兵之法焉知感  
 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不基倚江維德以文皇帝  
 之微曉經武穆王之令讓同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  
 正備物在庭方振聲名又當昭泰春言群陋可侯綏懷  
 而邊鄙上言各煇命上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  
 部將士以偏師鉅武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嶮結  
 阻憑高唯有為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  
 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  
 採莫通糧餉乏轉輸之難國其其於險阻師高為父輸  
 誠束身納款效我王恩其德矣降招携崇虎威德以歸  
 則士庶獲恩成而事畢王國之春春而代之罪而亦之不

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投彭什然溪州  
 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  
 其土仍頒稟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于平岸溪之將  
 佐對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  
 兵不染錫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龍百越居平疆理保  
 又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  
 勿矜激湍流瀾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德我不微  
 末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墜于  
 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病柱堪銘願  
 祖宗之德弘臯神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辭曰招靈鑄  
 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黔黎指畫風  
 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  
 衆不足平我神靜蟻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道無汙  
 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宋李誦平蠻碑** 蠻窟得狡而貪以盟詛詎為重團連洞  
 操牌敢肆毒熬五溪之俗皆然而靖為充重蓋郡據辰  
 沅之上流山即湖廣之絕徽去諸司于南餘里遠則昭



之師行即重崖變隅乘運則激石漂淪有田不輸租有  
 力不受役醜類益縱靡所顧憚然朝廷不以遠且險而  
 遂置之故自宗陽軍廢改築靖州再叛再伐必服而後  
 已淳熙三年正月癸酉中洞姚民叛姚深潭歌打姚二  
 年等及諸蠻平附為亂焚零溪錢來威逐官吏掠人民  
 牛馬賊鋒甚銳前守司公景輝遣成將田其暨州兵  
 守空崖又進守西樓以斷寇路增陴浚隍募忠義乘城  
 其急於朝乙兵上司軍書羽檄接跡于道諸司各遣  
 官撫至六六七而夷情反覆侵侮不已會前守司公  
 景輝欲還至有古越今守邢公遷陞上併招師憲下常德  
 府盜賊司合兵掩捕四月甲申邢公單騎來次二田乙  
 酉丙子寨丙戌朔至于貫堡日晏馳入門赤及交戰而  
 成皆出其背險輕非為姚家團所斃琪死竄奔者歸舉  
 城震駭群僚相顧失色謂危在食頃公獨奮然曰吾敬  
 奉命守邊疾亟而來其可避事耶即開虎符收遺卒酌  
 之酒而授之戈勉以忠孝語曰久向蓬儒休即軍事判  
 官野公繼祖蓋率以往又荆鄂會合之軍始至城外若  
 咸督發之五日復扼西樓賊乃不敢越境是日營皇相  
 湧非太守應蒙得宜孤城始不可保已而徑入獲之庚  
 丁亥每取受其降使復蓋寨字而歸其市民既畢勞勩  
 較性以受其降使復蓋寨字而歸其市民既畢勞勩  
 長酒三行引民赦等戮于寨門之外而傳其首于辰近  
 於是東至于金竹容洞南至于羅章龍巖西至于湖耳  
 西道北至林源三江咸洗汗俗而為新民七月辛酉率  
 侯振旅而還老幼塞路呼舞戊辰大饗奏功八月乙亥  
 憲使遂行留大軍一旅分鎮兩寨丙子率侯以其師歸  
 荆南初姚民叛起叛姦人郭三專計畫一敗遁去重者  
 再下節憲守遂迹至是一獲于武崗復磔之以殉是後  
 也惟天子聖斷不惑宰樞成美默定師憲指縱有方  
 潛給餉係踵王將選任得人會合者整暇戰鬪者智勇  
 而郡守措辦福敏君臣同心大小協力用能制乎管  
 永底寧謐昔諸葛武侯之功示于夷者七縱七擒  
 其去以威之亦時沅之西溪陷沒官軍斥之盧溪焚  
 邑郭流毒餘孽往往為患今以民赦之首揭而示之使  
 五溪之蠻破膽號鬼雖百載猶凜然知畏豈不偉哉  
 夫崇賞報勳越資拔序則將記之策書藏之盟書非  
 此所記姑次其用兵之先後而錄諸石以誌來者  
 元余闕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建子  
 治者十有四年 嘉泰元年 生民之末

清溪縣志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建子

治者十有四年

嘉泰元年 生民之末



遂徵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益  
 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時貢舉曰且  
 南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別除奸法民之至惠  
 有廟學既敞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維偉判官李君  
 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毅悉備完之天門書院  
 老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同職教爭至  
 據棟排腐神用非寧租入軍募士無以養名存實廢  
 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十侯侯益大惠不任以  
 稟教本民有田懷德詰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  
 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舉願輸  
 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探日程  
 事百工並作期月而畢成宮廟閣序整峻講肄厝  
 具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預宮者民士懷道誠德而  
 至敬業樂群惟侯之教侯獲為之據經引史開析發義  
 新訥顯顯有如魯魯邑人揚侯舟張侯允皆以髦俊登  
 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  
 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為功使使來鄂願有紀述口俾  
 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已為於  
 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

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  
 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  
 心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  
 民之幸其耿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  
 功章於無窮前侯野隱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闕具見  
 州學之碑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  
 貫侯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蝨蠹使民耕蠶既綱既紀於  
 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皆長厥里相侯  
 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典式遷於  
 嘉嵩梁有北井絡所委凌黔轅激為望干澧山有松柏  
 是斲是削是縣是艘為棟為楠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  
 爾炳然降觀于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致壯齋  
 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  
 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盥以事老父  
 理駢於中和暢於膏有頑弗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准  
 帝訓勅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抵事以文今著  
 孔嚴民章幸與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  
 民于厚天門之墟新廟有儀後茲侯功俾爾遂歌

**唐韓愈襄陽盧永墓誌銘**  
 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先世世載族姓書吾曾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  
 吾祖也為沂縣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  
 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  
 持廉名去襄陽則署益鐵府出入十年當最其利貞元  
 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  
 地王父璠為交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二年夫人終年  
 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全吾兵曹行簡則  
 吾其次也大理王簿佐江西軍其幼可父女子嫁浮梁  
 尉崔叔實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  
 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寧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  
 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  
 存是直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璵襄  
 陽諱某今年柳宗元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銘  
 寶元和六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  
 繼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也木殯于路寢庚寅遷神十舟以其年某  
 日歸葬于某縣某原附于祖考吏部郎贈戶部尚  
 書府君之墓尚書諱倚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  
 畫定命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而之先曰貴鄉

之清源浚之以頌家以繼其志乘言之被棄植之  
 蓋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受許州臨潁汝州龍興  
 今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州河南熱冠猾驚黎人  
 播越表公為河南尉劇橫易交戎備畢給版圖田並民  
 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越之大都會也政令煩  
 繁貢奉叢沓一日不茸鴛譙四至公為之優游有裕長  
 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者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  
 歸州刺史嵩險端得人類為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  
 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  
 有懷叛大者香鰥孤以盜邦賊賊遇蒙以神訛言待於  
 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脩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  
 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紳致蒸蒿淫昏者  
 千餘室以舉正辨枉而田問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  
 州人方安其理結紳循鶴其望體魄遠降哀何有窮焉  
 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  
 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嗣宗族有子  
 曰監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誌  
 于墓兼忘公之德銘曰孰為德門清河清源垂芳著



慶自業流根世有顯懿揚其清芬景煥增華昭于後昆  
其功與經舊史孰尊孰為茂功尚書清風萬其有猷勳  
而中軌為惠政公嗣餘慶彤于謚諡小程其功大遂其  
公去昭代邦人斯成始焉是謂今也何載孰孰葬我公于  
之會何以銘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貞元十八年  
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欽崇於城見之野元和十  
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末其葬不得徵善而名  
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  
之第則麻於下遂五月甲辰上泰制述之曰金倉其墨  
而火以貴其墓值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已  
已於野宜遇西人殊日而前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  
其神明日末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  
是耶吾為曹信是適吾墓意今則夷矣自注之北二百  
奉武吾為子遂焉辛亥路上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丹  
白家之物在州之人皆言其墓之在也其墓之在也  
安以史書之不然其墓焉一也其墓之在也其墓之在也  
變余紫光株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  
蔡帥及犯難來歸推授襄城主簿湯緋魚袋後為襄陽  
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濟用指其事  
哀而旌之以銘銘曰訓也挈之信也范之有朱其後  
神具列之懸懸來章神實洞汝錫之光叟告以兆語靈  
其鼓舞從而父相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秦羈  
鬼相望有子而幸獨歸故鄉弟盈其銘旌爾勿忘

宋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  
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  
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  
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  
其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之北  
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  
必其里也我采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唐元結陽華巖銘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  
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  
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  
明黃息志

文苑十七



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  
 嶺巖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  
 寒陽華旋回岑巖如關滿勝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  
 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羅人議我以官橋時名  
 亦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將浯溪銘南星匯于相愛  
 去思來前步却重空澗徘徊  
 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為自愛之故淨曰浯  
 溪銘曰湘水一曲流澗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湍湍山  
 開如何變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雅石又  
 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  
 溪旌吾獨有人誰柳宗元武岡銘東和七年四月黔巫  
 知之銘在溪口南鈞特犒外誘西原置鼎立帥殺牲盟  
 庫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  
 南越東既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  
 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  
 武岡不震不蹇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  
 大恐視公之帥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忽號帥吟喜  
 有攸詐技刃頃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遵化  
 寧公為燕心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漢益其三倍  
 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中申有此武功於人始  
 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誇首級  
 為已能力事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  
 不為他城人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遜而速莫可追已  
 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  
 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山之攢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  
 叛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  
 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反我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  
 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  
 我子孫始盡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由公而親山吹  
 澤敷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  
 福操著以古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  
 誰嗣其良有宥之冊有辱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  
 鄰之德恒尊公則最余之世永  
 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宋蘇軾太平興國寺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其冥  
 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



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挫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此歛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山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麗然秀眉月胡銓亦樂面純漆黠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鍾

**堂銘** 前患靡履鍊媚斧伐性妙在獨宿孰哲茲理至樂常是我思古張浚新學門銘 宋紹興甲戌冬十二月永人自反而縮太守視民以身以王事為家事政治既舉又侯所建也太守視民以身以王事為家事政治既舉又思有以教化之得蜀文翁禮殿繪像本使工次第摹寫堂上勵士子以儀刑之學復建斯門闢壅塞尊勝氣氣象偉甚學舍厨無從而易新示勸之意厚矣宜銘之辭曰 惟一惟誠孝弟忠信本之於心成之於性守之以仁何能月化粹然其純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後為詞章德人之文施於政事君子之名其

元虞集書觀銘 記融之虛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

謂之福鄉雲陽之仙神嶽來與雲氣上騰茶源百出揚清抱和藹為高望州神人接居季惠則周饒君之典推為吏綱事化已懲為耻利恭默自是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朕誠嗟彼彼文思役委委觀於天貞香案千百是其所有心與天為徒以善我民豈不永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來錫皆節審惠壽壽青霞奠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相望我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彌濟新官之成才力孔宜皇上有開錫命不遲谷爾岳祇辨方受命祗祠以象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率職以行有安無虧史臣分書載必有誌增益綴保以待

國朝湛若水岫嶠書堂銘 岫嶠書堂者衡州祝黃門詠

居之也岫嶠峰在衡嶽五峯之外其盤隆然寔高出於五峯衡陽之勝於斯為最祝子請予作銘歸刻之堯石



馬 高高衡嶽視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卡我居爰有岫  
嶺視乎治之左右雙泉匯焉前定維彼岫嶺隆趾鏡顏  
五峯拔地高平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  
仰摩列星磨壘勒文以定我十視子從子振衣濯足  
宋歐陽脩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處山人也以一布衣終

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未嘗離離而温仁必以處士  
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深察孤獨凶荒饑饉之人  
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  
居處山非有政令恩風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此其  
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  
先隔人自其祖光裕嘗為處山今後為磁鄧二州推官  
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而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  
父政以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  
卒家故多資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  
惜也歲饑出穀萬斛以賑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  
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甚急盜窮以  
牛自歸處士為之釋曰煩爾甚牛厚遺以遺之嘗以  
事之信賜過盜於西關左右告山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  
可也此治之而去處士有弟居處山二里姓何之與族而卒

以承 進士 長慶 月 年 長 其 會 士 唐 元 結 大 唐 中 興 頌 併 序  
長慶士生四子曰庶庶庸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  
進士及第今庶庶為壽春令庶庶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宋慶曆二年十一  
月初四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  
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  
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  
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  
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

即位於靈武明季皇帝移軍鳳翔其季復兩京上皇還  
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  
歌訟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噫嘻  
前朝華臣殺驍為憐為妖邊將聘真壽亂國經群生失  
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視我皇  
匹馬比方獨立一呼千壁萬嶺戍卒前驅我師其東諸  
皇撫戎蕩攘羣克復復指期會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  
至難宗廟在安二聖重權地開天開蠲除兇災瑞慶大  
胡黃德志



來克徒逆傳活濡天休死生堪差功勞位尊貞烈名存  
澤流于孫盛德之典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  
容云云不在斯文想江東西中自浩溪石張九齡襄州  
與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季

刺史靳公遺愛頌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  
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麗維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

能安人或猛或寬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  
天子念與我之共理而公受頌條之寄矣公名恒字子

濟其先河西人也祖師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  
御史代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克量之位而有積善之

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屬動敬而居簡度量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

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勵翼雲翔故一舉為拾遺已  
有遠致三入為御史偏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

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厥羣議及在典外郎  
遂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在

上德翁歸中自實燕文武先是其真事原軫超將豈在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符載新州新城門頌併序 城于防春秋書之重時也城

謂之功曰余得言之矣夫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

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發于新州始創城之我年冬計

一月蔡人不度天子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場與

人腹背慮禍甚劇為廣浩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拜

世風昔無事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頽墮壞堞僅

為平野公乃度舊址量容土備畚鍤肅下壯勃焉而興

於是謹乃布以索力考藝藝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今立

師伍以程課悉徒番乎萬鎚星飛沫墮登勞間無留時

凡甲子五癸即碎然城成矢騰高三雉門容兩轍周迴

一毛八百四十步門臺神魄震驚雲蔽如崇山斷岸連

不可嚮議全湯者我居首焉日者嗣曹王臯討希烈之

叛于此嘗具厥時作為奸禁役徒巨億穿費稱是樹而

復潰卒無能名風俗耆老以為蛟螭靈怖蟠窟固護使

人不見其蹟也公躬自省規消蠱辨物心憐且計輔之

卒誠遂用堅緻焉厥新城是當也疆淮蔡通申息地

當隘束實生女奪若鬪時賊者驅鐵衣山穆陵襲我無

備雁脰而至即江淮之南言見其波動矣然俾夫大

望以公有文武上才秉心塞淵可以防方隅以控

權故拔自倅收雄居盛府山川神蓋皆舊物也寄任之

重憂無其隣大賢為世重績因時達微新城吾見公之

力才事業其埋鬱不揚乎繼生作頌頌以示後辭曰庚

胡養德志

三

文苑十七

國朝宋濂平江漢頌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

濂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

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涇沐

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僭居

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塞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

力又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諭

群臣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播我邊方侵軼我

胡養德志

三

文苑十七



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履其巢穴中宵竄走假息武昌子不忍追熾之冀其海禍以自遁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若是以右丞臣達察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曹馬嘉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讐解圍遁丁亥命達遇春末忠湖之康郎山戊子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末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錫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苑如蟻滿望無際已刃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幸邪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拏列柵南北江岸置火檝中流水陸成嚴以候其發八月虜將又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王戊虜計窮自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成子自辰迄酉督戰益急夜諒中飛矢斃

旋舳艦相銜推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觀而佈代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縵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洽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兵亂而奔未始大戡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晦冥日月無光山崩地震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錫與天地無極較之二國無足多業而歌永不作非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為哲王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德東指照敢弗恭風烈虎肅雲游龍驟長往既歸江左故為淞之東西秦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糖我疆以流以跟亦既剪刈僵骸覆江存濟六軍直頓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盍胡不然復呀而至翹其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爾蓬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糧糧各整爾裝瑩光在中夷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三

文苑十八

唐姜閱岳州司馬等制勅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閱等忝逆無扶

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桀守奉懈怠政是誰之過言桀未滅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行

可依前件仍遣李叔玖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汾並馳驛發遣

除施州刺史等制勅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兼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夔

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三百七十戶賜紫金魚袋李叔政等夫伊呂之為將也每以救扶為心故其苗裔福隨

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茅政弘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

門蓋有爪牙之用金散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首為才士實曰實

臣証之與汾為吏歲又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日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



依前宋之問為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

住持真教先憑帝力導誘將來遠屬能者伏見日月

遣使迎玉泉寺僧道秀陛下載弘佛事夢寐斯人語

指期朝夕請闕此僧契無生至理傳東山妙法開室

不遠千里同赴五門衣鉢魚頰於草堂菴廬鴈行

帛雲集霧委虛往實歸隱三楚之窮林繼一佛而揚

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猶山嶽謂宜緇徒野宿法事

郊迎若是輕來赴都遐邇失望威儀俗尚道秀所忌崇

則四部衙恩萬人願倘得焚香少遵法王散花而入道

除臣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拜命荒服浮舟遄沂以今月

朱均何以鎮靜流亡攘除猛虺臣其斷臣宿濫宸眷

有自白之書竟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

少冀上酬玄造陳子昂為鄭資州讓官表

為資州刺史恭承爾命祗拜寵章匪服知慙循榮如失

中謝臣學慚名術才乏器能而寶曆逢時金章坐忝題

典大啓皇猷而四岳觀風不虛其任六條班政允屬其

願慎選英髦克諧余議使入光共理政洽惟良大呂頌

周之命維新愚臣之責依息其所讓入具列前伏

黔州刺史謝上表伏奉去年某月日恩勅授臣使持節

史中丞臣某中謝臣以今年某月日到所部上訖

師訓遭逢聖代志業無聞往昔建中之初嘗備對揚之

末臣於延英殿獻大禮賦一首特奉恩旨令臣自讀天

顏咫尺為鄙必聞一覽繁詞三蒙眷獎宣付史館列在

圖書此徵臣之榮一也尋屬賊寇希烈上表臣奉詔奔

馳因茲淪陷臣忍死効節偷生竭忠分士伍以弱枝獻

上地以強幹當元兇授首之際亂兵害帥之時玉石不

文苑十八



分生殺未定初則傳臣及禍後乃知臣僅存陛下分命  
宰臣念形于色始臨軒而出涕終省表而再歡君上之  
慈古今未有此微臣之榮二也妖氛即殄飛詔追臣就  
拜銀青仍加金印授官華省列位聖朝萬死之中再肉  
白骨九泉之下獨見青天此微臣之榮三也去歲季春  
陛下與太子諸王賦詩見宴中書宣付遍示百僚凡在  
臣下無不奉和擢居第一唯臣一人獨荷殊旌乃蒙厚  
錫光生御札榮溢天衢百辟具瞻萬人傳誦此微臣之  
榮四也臣本書生謬登清秩始詳刑旌旆郎署之間處  
不念愚蒙擢臣非次草奏之地忽降旌旆郎署之間處  
遷方鎮此微臣之榮五也臣聞受寄崇者其勳大荷恩  
重者其感深今臣無亦可稱無功可紀累承睿渥叨冒  
寵章草木逢春固答陽和之恩答陛下殊常之造臣伏以  
仁將何以受陛下非次之恩答陛下殊常之造臣伏以  
黔巫遠僻山洞阻深地極荒陬人多通梗不生互殺不  
識桑蠶迫之則鳥獸同群緩之則木石爲伍臣謹當申  
明朝典宣布皇慈扇以仁義之風諭以君臣之義張侍  
道神知教化或漸庶幾言安遠人永清殊俗一爲張侍  
郎乞入覲表去貞元五年仲夏延英殿賜面辭之日親奉

微生叨若重鎮恭行朝旨宣諭皇恩種落遠人麻幾在  
馬伍鳥獸同群寬之則伏匿山林不尊玉命迫之則結  
聚蜂蟻害及邊陲取臣扞撫之問酌其中道示以威惠  
諭以憲章以清淨臨人以不擾焉政闕設學校今知君  
臣父子之道勸勉稼穡今以不擾焉政闕設學校今知君  
臣營內素多瘴癘山峽重深毒霧蒸雲常在咫尺四時  
多雨不識霜雪終歲陰昏少見天日出門無路舉目唯  
山猿鳥之心如在籠檻臣從去年冬初忽染脚疾膝脛  
頑痺行步艱難絕無醫人素乏藥物深山窮谷無處市  
末任重命輕安可言疾臣先奉進止一考令歸又準  
文二年與替臣今歲月以又疫癘交侵此奉綸言難堪  
更住臣又辭天闕戀切龍上官儀爲房州刺史請朝覲  
顏瞻望天門不勝涕頌上儀爲房州刺史請朝覲  
表臣一介薄才不周時務命隨事偶越竊窺途歷職文  
品武禁兼內外年餘三紀受恩而朝循涯省分實優常  
疹自違丹陛寒暑亟移限以大藩又絕朝覲頃以年積  
胡黃總志



居春宮預應朝集披膽祈恩特蒙鑒許尋奉明詔入衛  
鈞陳惠澤曲流其來自遠誓生沉放未識所酬今以衰  
疾之年又違趨拜望克計吏一奉宸闈頃者希天祐  
卑朝照心靈振蕩冰谷非危干顯縻績伏知待罪  
牧黃州刺史謝上表奉某月某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黃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自出身以來任職使府雖有官  
業不親治人及登朝四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  
謁今日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  
惟臣所繫素不更練無之愚昧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  
作舉止惟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  
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萬稅錢後三萬貫風俗謹  
朴法今明具又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  
罪惡臣雖不行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焉  
明主不信德教專任刑名二主相繼廢俗吏之課高於  
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  
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空徇  
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惟德是務愛民如愛子廢鞭笞  
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  
其俗此蓋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以治古之人  
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國自  
有天下以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州罰是  
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  
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小過不問晉天之下  
堦今自陛下即位以來重罪不赦小過不問晉天之下  
蠻陌之邦有雁難兌一皆存卹聖明膺哲廣天慈怒遠  
僻隱阨無不歡戴受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  
基守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  
大之獄必以此情恕孤獨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  
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蒸其和氣感其  
歡心庶為瑞馬祥焉詞為誅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  
職心庶為瑞馬祥焉詞為誅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  
無任之感然豈材術之能及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湖湘早耗百姓饑荒遂有姦虎敢圖嘯聚今承擒賊已  
盡根株臣等誠歡誠忭頃頃首頃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  
之盛姦亂常之類挺兇獍逆之黨乘間即有窺隙便  
生伏以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  
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祥生永載千戈將臻富庶逆賊鄧

裴表伏見  
文選十八



裴叢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誘人剝龍鄉問陵驚郡邑  
 徒堅黨合事鉅寇半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逐使湖嶺之  
 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奔武土仰憑睿筭遠仗  
 皇威不經歲時畫剪豺虺克羗已寧於朔比妖黨復殄  
 於巴西今擒鄧襄一清湖嶺用夷狄焉四守統華裔馬  
 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合鼎日奉聖謀  
 任慶作歡 呂溢代伊僕射謝男宥授安州刺史表 伏奉  
 呼之至 臣男宥安州刺史兼侍御史克武昌軍兵馬留  
 後仍賜紫金魚袋者雷驚里巷日照閨門寵命自天戰  
 踴無地臣誠懼誠感頓首頓首臣聞惟君任臣固無虛  
 授知于者父敢私不才臣頃者伏以聖政惟新時清無  
 事遂絕指縱之望求申懇主之誠陛下以臣統兵歲深  
 周步藝險長三軍之子躬積百戰之瘡痍將有去留念  
 其情義理資感勵事賞便安爰勅臣男試總戎務臣雖  
 訓之以義教之以忠而鈍拙有涯策磨靡及童兒代斷  
 每懷傷手之憂小子在邊曾靡折屐之喜將何遽膺寵  
 數若沐恩光真授竹符就加金組且邠午之為軍尉又  
 已懸車陸沈之將父兵子非綵服豈比臣身居端右男  
 之無何如人山之半湖州千載至今之遇謝被殊  
 物咸遂之辰先蒙曲澤淵肝足騰冀蓋微誠毀族滅  
 上報 柳宗元代永州刺史謝上表 伏奉某月日制書  
 某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亦縣實所備嘗過  
 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澤濫駕朱輪秩秩徒增  
 錫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誼况此州地極  
 三湘俗叅百越左衽居推髻之半可壑乃石田之餘曠  
 牧守於一再秋彌驕濩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  
 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  
 生于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空謹當  
 宣布天慈奉湯神化以日繫月儻或  
 有成少禪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造  
 宋蘇軾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  
 部員外郎克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任愚冒犯固有常刑仁  
 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  
 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庸哲之興  
 月責息心



遂有功名之意亦嘗不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  
 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  
 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  
 語之出雖至仁厚赦而後議不容索罪責情固宜伏斧  
 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寇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  
 員更叨善地投畀磨廳之野保全擄擻之生臣雖至愚  
 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  
 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  
 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思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  
 之非末爲多士之成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  
 誓心無任死無  
 誓心無任死無  
 誓心無任死無

唐蕭穎士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其惶恐叩頭

小人以寒淺之姿承命下吏常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  
 焉屈就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祇冒府庭溫巴歛之末  
 音觀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撫

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國之某家自周齊業傳  
 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處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茶  
 詩禮之訓襁褓無遺顧後之思縉紳仍失顏瞻兄弟  
 進丁或以明經二紀千茲舉參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  
 登天而箕裘之業罕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蒙罰仍鍾  
 累年以來凶險荐至兩兄一弟殞謝連及孀孫空室若  
 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  
 胡復心顏以冀祭遇所不爾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  
 姓藐然三喪在殯丘封未兆凍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  
 取濟今歲時獲便通策告後此月之交計發嵩汝季翁  
 備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興言主辨捨某而  
 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云乎死喪之畏兄第孔  
 禮亦存之祖於庭墓於墓所以以遠也人道之終此  
 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忘志官次則情頓頓虧赴私  
 則簡書是懼龍鍾茶芳畢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  
 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  
 鄙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通許以假歸申其未慕生  
 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已况宛蔡汝穎密通



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走符載從樊漢南焉鹿門

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孟處士求脩墓牋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克也惠慈被

然納靈冲粹伏儒傑立文實貴重價吞連城一旦須

懷替陵茂吁嗟丘隴頽陷荒園形或異芥亭恭樹明公乘

意奉拳將墓文表隨封起寔安闔境緝紳管聞嘉聲

勳與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閣下

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經編深旨鬱紆不寫則處

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如事者乘而射之派貧

志矣伏惟問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惡彰善發於

黨割省庶務凝神昇刻矧昧官屬望則首尾實足以

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始終之幸甚幸甚

不主名譽伏惟慮之始終之幸甚幸甚

晉習鑿齒與桓温弟秘書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指溪念崔

之友肆聯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非回移日周長

星列滿目

六朝庾子慎與湘東王書

音不能開筆有慙仗濼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

殊常就學浮疎爭焉開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

與正昔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心則之篇操筆寫

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拂但當世之作歷方

之才入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

則今體宜棄俱為益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

相續息志

及伏庸裴氏濯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為猶目所

相續息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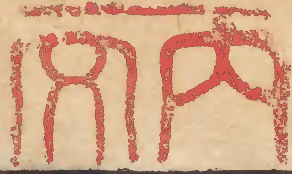
相續息志

相續息志

相續息志

相續息志





啖巴人下里更合野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錙銖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塊妍手是  
以握瑜懷王之士瞻期那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無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染紙而款無情任其插檠甚矣我文之橫流一至於  
如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見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  
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論之無可與語吾于建一其商確辨茲清濁使如涇  
論益月且類彼汝南未丹既定唯黃有別使夫懷屬  
慙盤亭自耻譬斯表紹長見子將同彼  
盜牛送羞王烈相忍不見我勞如何彼

唐李白與韓荆州書  
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  
使海內豪傑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  
龍蟠風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  
而驕之寒賤之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顯脫  
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編

千者侯三十歲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  
文章之司平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天下之  
文章之司平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天下之  
侯何謂前懸尺之地不使向揚眉吐氣乎  
昔王仲卿為豫州未下車即呼荀慈明既下車先  
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尚書先  
易有但察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有白更  
白每觀其術思抗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  
急難有用收效於制積成於軸則欲盡善白德恐  
畫小伎不合大人若賜期芻蕘請紙筆兼之書人然  
推下流大開其韓愈與于襄州書  
師惟君侯圖之韓愈與于襄州書  
謹再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  
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其之前焉士之能

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其之前焉士之能  
謹再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  
師惟君侯圖之韓愈與于襄州書  
推下流大開其韓愈與于襄州書  
畫小伎不合大人若賜期芻蕘請紙筆兼之書人然  
急難有用收效於制積成於軸則欲盡善白德恐  
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  
白每觀其術思抗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文章之司平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天下之  
侯何謂前懸尺之地不使向揚眉吐氣乎  
昔王仲卿為豫州未下車即呼荀慈明既下車先  
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尚書先  
易有但察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有白更  
白每觀其術思抗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  
急難有用收效於制積成於軸則欲盡善白德恐  
畫小伎不合大人若賜期芻蕘請紙筆兼之書人然  
推下流大開其韓愈與于襄州書  
師惟君侯圖之韓愈與于襄州書  
謹再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  
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其之前焉士之能



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居天下之望者焉之  
 焉莫為之前而莫不彰焉為之望者焉之  
 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  
 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故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味也以故在下之人無可推故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  
 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憾感之窮感位無赫赫之  
 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未嘗求之不謂下無其人愈之謂此信又矣而未嘗  
 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左  
 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  
 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復禮於門下者豈  
 求之而未得耶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而未假禮耶何其宜聞而文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  
 處不敢後於何人閣下將求之也而未得歟古人有言  
 請向魁始愈今者唯朝夕芻粟僕賃之資是急是不過  
 費閣下雖過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  
 乎報主雖過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  
 強者既不足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  
 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與鄂州柳中丞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預頌作氣執竊爵位自尊  
 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  
 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益為聲勢而已閣下若生  
 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  
 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激同食  
 不卒將二州之牧以壯上氣斬所乘馬以祭暝死之士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  
 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  
 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道於  
 用德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  
 所以羞武夫之顏今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  
 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刑  
 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  
 再又與鄂州柳中丞書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合  
 拜又與鄂州柳中丞書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合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捉童子之手  
 之堂上奉以為師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戕天下之兵乘  
 機遂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許穎淮江為之  
 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擢兵之將蘇羅羅處  
 明黃息志



之士畏懦賊踰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  
卒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與士卒均辛  
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相敵之意用儒雅  
文字草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棄匕著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派軍  
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  
足貴其所以厭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故也  
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遂答益欣悚夫一眾人  
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  
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  
而卒之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免  
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  
主多姑息形迹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  
懸形勢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  
召募士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  
為受護邪里勇於白戰徵兵滿萬不如不募數千閣下  
以馬何如億可上開行之不計已與裝中丞相見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柳是矣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也大戰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  
聖與賢在存情之內矣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學也  
心無情於骨肉是殆於教也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  
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  
守窮達之分故得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  
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忘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  
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  
於情盡於禮至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  
曰天喪予是禮至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  
見者雖不得與夫于同道實也又失丈夫人豈不謂然乎如  
以離別况於萬里邈無前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無前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無前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  
於而為之昔堯舜殿雅頌作雅頌項寢夫子作未有不因  
而為化焉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前君子之儒聖而為道言  
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天  
不明也故在心焉志發言焉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  
胡黃德志



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君子耻之及上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文辭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辭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德勝文不夫君士之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夫君士之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夏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無之者斯為美矣昔詩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微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採其將墜末由也巳皮曰休與夫人文之君子出垂見衰反以自愧冕再拜

**陳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異拾明天子賢宰相退隱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桎茶冠冕泥滓祿位甚善其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于世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退其說耶曰休聞上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也惟恐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故也此之謂消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已名不聞於人飲年則此之謂大子

余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者行有過例志有深涉齊身不由乎禮禁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弄其翫者惟明月木石然康鹿然則道家之川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較世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也夫無蘇之民耳况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難之患嶺徼有連帝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節百姓奔走於朝右然尚末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勒玄纒之聘屢降於山林必微之星已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視嗚呼斯時也山林之問宜倒衣以接禮重踞以應命赴明天子千載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勳名於鍾鼎德著於竹帛可感哉夫主上知天下之者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者世矣豈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俗詠言以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萊屈之而夷齊



豈為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  
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頃為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  
為性隱者然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時豈  
如終時後陽而不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時豈  
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為之也君子之道者也仲尼曰  
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修手中庸也君子之道也仲尼  
夫前二者聖人之所不為足下亦有有意乎如納漢之  
其情不為真也也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惟齊不為高  
也其醒然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  
補其在於朝也直氣決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下之  
聖四夷內以法提百探俾天地反妖為瑞使陰陽易  
為地然後以玄苑樂浪為持節之州崑崙崙嶺南山之  
不足以書足下之志以僕之不足道也注足下之文  
以不足下之風可以以僕之志以僕之道以發足下之  
故不遠千里投書於御者用以吐僕之懷中奇貯也  
之取捨自其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請以孟子為學  
書聖人之道不異乎經之降者不也拾是子者必戾乎  
經史不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章若經  
傳天揚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  
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  
者何其道聯聯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  
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  
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歌以取味今之人將愛仲尼者其  
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  
孟子乎以楊墨為詩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  
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  
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  
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  
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焉志哉請命有司  
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權德輿  
楊湖南書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日  
采正聲鏗鏘照耀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祈懼  
悚味歎無敢甚盛其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

月黃恩志

二

二

文苑







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無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寢速楚人以子香常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香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者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柳宗元獻江陵趙相公雜文啓宗元啓往者常愧耳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良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申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其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味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魍魎遊所不辭也輕蹟上襄陽李僕射啓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威尊謹啓上襄陽李僕射啓臣宗元啓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詞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愧周室哉某身雖暗敗而其論著往往

言於威之不足富金石庶幾代洪烈神官里本得來而窮若子好使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列子不愛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子不爲吾地則則則之則則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於士曰聖之不以爲非斷而後出則則之則則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侯不以爲非斷而後出則則之則則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爲愛故適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某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陵苟冒人矣善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詐耶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爲工無費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則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君以當惡歲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胡曾賀高相公除荆南啓笑則縲囚之幸夫矣謹啓

胡曾恩志

古

文苑



蓋聞漢得韓信而與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  
勢岳摧荆門告系邪之危淮楚陳割胎之難赤眉  
黃中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之繼擒之術若不  
吝賢哲早託英傑則何異魚遊宋池鷲巢衛幕豈  
且擊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决平决水須憑大禹  
是以不自人下同百辟云非相公不能定制  
相公不能結貨泉既無易於有堯遂有成於命說  
呼離犀浦遠赴龍山銷唐堯肝食之憂解黎庶倒  
急某家在湖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荆關獲起  
相之巨川唯希在澤仗惟照鑒丞

宋蘇軾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履誠已重  
結神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適已  
音之辱披絨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  
多士道德襲黃之固圉坐空風流王謝之間  
得豈特居人之安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  
風雄之美神馳鈴下如聞擊

唐呂溫論清舜廟狀  
舜廟在太陽之漢舜陵在九

太陽漢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寂遠  
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酬荒廟皆無在謹  
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投荒商陵廟皆無在謹  
柘州西山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近廟三五家  
令歲時掃灑以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  
萬代實欲彰陛下澤被於無窮謹錄奏聞  
代李中

丞薦已狀  
簡肅辭獄詳明尤  
撫綏實著效績今道州賦  
稅畢集流亡盡歸虔奉公程日至清淨委心於理古人  
不如衡州凋弊累年常積逋欠實藉財用以安疲黎伏  
望除衡州刺史臣職當廉察上奉詔條觀善薦能臣合  
竭節七州之事敢不精詳前件官小心理務風夜奉公  
才識出人效績尤著况道州風俗曠僻前後難為緝  
自溫條理已來疲人盡皆蘇息觀其能政堪為表儀臣  
輒舉所職上達聖聰牛僧孺奏黃州錄事參軍張紹業  
伏望天恩允臣所請  
妻狀  
禮相陵臣推問有實者伏以張紹業花子每令無







... 之脅西當先化夷陵... 有背脊腹心之虞... 已背脊腹心之虞... 在荆門之腹自... 不能以限馬灘... 制勝敵兵之腹... 在我其患在彼... 之可勝又曰無... 恃吾有所不女... 山環合易於備... 廩府庫之間廉... 敢輕舉某竊謂... 邊平居形勢不... 緩急區區倉庫... 丘山權今費役... 以言智一旦有... 就此役尋得帥... 審庶幾可又已... 人心齊一臘前... 兩旬土工畢事... 規模稍壯邦人... 慰滿小

... 之脅西當先化夷陵... 有背脊腹心之虞... 已背脊腹心之虞... 在荆門之腹自... 不能以限馬灘... 制勝敵兵之腹... 在我其患在彼... 之可勝又曰無... 恃吾有所不女... 山環合易於備... 廩府庫之間廉... 敢輕舉某竊謂... 邊平居形勢不... 緩急區區倉庫... 丘山權今費役... 以言智一旦有... 就此役尋得帥... 審庶幾可又已... 人心齊一臘前... 兩旬土工畢事... 規模稍壯邦人... 慰滿小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一終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四

文苑十九

箴部

漢楊雄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

巴賦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龍百物世世以饒

取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

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

晉李充學箴 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大乎聖

道者勤遠迹愈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

緒與淳風並絕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矣作學箴

詞曰芒芒太古悠悠鴻荒崑崙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

顯賢名不彰怡此誠腹率我招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

月讀息志



閻實思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倡基  
義農弘贊六位時成維摩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  
屋同塵而人同僭亂爰及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  
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登  
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換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  
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  
饒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  
馬山無散林風靡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  
乃縱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途而遵此險  
徑按兔麥罔存魚遺川至曠深妙大象幽玄棄餌後且  
而責功啼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微詞按本塞  
源遺跡末日尋響寤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  
夷運有通地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當半此非  
不可以一頓擬體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半此非  
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弘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  
義者而已方行猶懼不逮遂企趨以速矣室亦喜言  
在千載况乎制行復禮玄  
風人司歲敬能君子

漢蔡邕九疑山碑文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解石膚合

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  
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  
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

晉廖闡吊賈誼文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二

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校書之川慨以末懷矣及造長沙  
觀其貞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  
而潔陽葩熙水寒松負雪莫邪挺鏘天驥汗血苟云其  
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奉天真不議  
世夜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  
逸宇宙也飛榮洛內擢賴山東質清浮磬聲若振桐浪  
垠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  
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  
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鏘終什一壑鳴  
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  
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勳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  
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盡



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  
廬三顧吳若蘭芳是以道隱則曠屈數感則鳳觀若棲  
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抑儔才何補夫心非死灰豈  
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柰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曼  
往斯地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淥水

宋顏延年祭虞舜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  
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

阻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

西湘虔屈南雲神祭屈原文

惟吳有宋五年月日相州刻  
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  
摧毛縵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

溫風息時飛霜急節羸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

貞篋椒蘭身絕郢闕跡徧相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泪心欷噓

思越籍用可

魏李興立碣表諸葛亮閣文

六子命我子濟之陽  
而末思庶先哲之遺光

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人器無方

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驍震嘯雲雷升而潛

鱗驤擊解榻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約變於受命貢

感敷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識計龍之深藏偉劉比之

所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

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

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于入陣不在孫

吳亦牛之奇則非般模神駑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

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畫

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堵樂

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床

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

匪臯則伊寧彼管晏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現麻日居月諸時墮其久誰能

不愛貴有遺格惟了之勳移風來世誦歌餘典儒夫

厲遐哉魂矣朕規卓矣小若五子難可究已嘯昔之

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雨故地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

文苑十九

月書



五世而反周想翹以鬻鬻影

唐宋之間祭杜學士審言文

命薄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白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

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

則不能保族也終遠率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時疾

通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

以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輟同道者攢落羣心不

遂自苦迷方逢時泰今欲達聞數奇今自傷屬大母之

以著作拜之為郎始翔駕於清列旋禦旆於炎荒遺

之舊無惟皇龍與再施法度拂洗沮勃騫翔由露通

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察

子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川池况窮海兮同

造實兮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

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鍊金身沒誰恨其埋玉

崔子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東倬彼韋公贈綬禮緝

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吐

載爰莫巨酒願歌悲芝遙哀盡柳闕視祖張說祭殷

羊叔子文廣其堂立羊叔子廟舊有殿仲堪祠說到

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先義者忠之表也殷公惟

陵雙風雖舊二廟維新凡百君子高柳宗元祭崔使君

山仰止馨香以時肅恭明祀尚饗

柳宗元祭崔使君



簡文師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英爰揮干紛響動言

曹留守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劔門西獲戎俘超受刑

悍石是解元精以淪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

以論辜溟海浩而君是喻崇山茫荒而君是居厥弟

抗慎叫于天衢天子憫焉詎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師是

除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還大浸文溺二派痛毒符仍

振古所無何適于天降比剪屠極不及歸寓葬荒墟將

葺許就誓遠里閭嗚呼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既虧

父訓又失第義相視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

昔與君年殊志元畫諸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

伊親睚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未訖嗚呼

末山之西相水之東殞則以出芥屋爰封神非久留息

駕于中書石為誌世德斯哀溺文并序游一曰水暴甚

崇拜首以酌出涕無窮哀溺文并序游一曰水暴甚

有五六尺乘小船絕相水中濟能幾許皆其一民盡力

而不能尋常其侶口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焉曰吾嬰千

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

者立岸上呼且跪曰女悲若此何不相有夫貨之謂大

者其首遂溺也吾哀溺者之死不有夫貨之謂大

為憂世溥故以風厲兮浩浣盪而無所不讓淥以辭富

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離而無如兮負重輸乎崇丘既

播願而滅簪兮不恐釋刑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

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而膏厚兮終負禍

而懷隤前既沒而後不知憊兮更隴取而無持哀哀茲

氓之蔽愚兮反誠已而後憊兮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

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鈞大者死

大兮小者死亦善遊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借行兮專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詳克以保其生衣實焚封兮專

利滅榮利狼死而猶餓兮牛復戶而不盈民既貧而無

更憎王孫文并序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

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

相先行有例飲有序不季季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

柔弱者不踐稼菽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

萃然後銜焉山之德疎以景勃詩號嗷昔昔疆疆難群

山恒鬱然王孫之德疎以景勃詩號嗷昔昔疆疆難群

胡黃忽忘



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乘離而不思有難  
 推其柔弱以食好踐疎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  
 輒斲捩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嗾山之小草木必  
 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尸故王孫之居山恒萬然以是後  
 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小斷援棄去終不與抗然  
 則物之甚可惜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  
 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激激兮其善者幾環行逐逐兮  
 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幾環行逐逐兮  
 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惜意山以靈兮胡不賦旃旆兮  
 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譁群排關善類兮  
 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騷數驥兮  
 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雙成數驥兮  
 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穿旻王孫兮甚可惜意山之靈  
 兮胡猶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  
 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遠大人  
 衆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  
 大之同然兮乃福福之攸趨王孫逐畢方丈并序  
 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呂逐畢方丈并序  
 七年夏多火炎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受過三月乃止  
 八年夏又如火炎之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受過三月乃止

皆列座屋上左右視罷不能休蓋類物為之者此言  
 驚云有恠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帝義之山有鳥如鶴  
 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狀  
 者其可謂譌歟而人又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  
 而圖之讓而傑之為之文而逐之后皇疵人兮敬授其  
 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  
 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變而身災朝  
 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重孩  
 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  
 暴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爪  
 伏煨煉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  
 行不訛兮國恐盍已間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  
 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  
 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怨咸至皇斯  
 震怒兮珍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威兮  
 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起工術巧莫救汝死  
 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翔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  
 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未汝世日之良  
 速逝想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  
 月音忽忘 浴其涯螭牽以入一昔浮水上吾聞



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惡螭投之江曰  
 天明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今堆山醜江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抵兮父  
 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救激相流清且  
 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益熱卒無歸兮親戚叫  
 號間里思兮竟其安游觀兮胡蒙兮嗟爾怪螭害江滔兮  
 游沫重瀾物莫威兮鏐刑决日潜伺窺兮膏血是利私  
 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  
 飽腹肆教嬉兮洋洋復流透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  
 兮蔑棄無辜逞恠姿兮胡不降罰肅川抵兮舟者欣斯  
 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  
 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接之北流心孔  
 悲杜牧黃州準救祭百神文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  
 兮皇帝御宣政殿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  
 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迴御丹鳳樓因大救天  
 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  
 所上賦以備供其牧為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  
 十八日辛巳伏準救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贊皇帝功  
 德用饗神云聖皇帝曰酒飲順氣貌神奠西樂工習字  
 不可怒或三岬游蓬大林深峭參跳突上毛萬羽豹聚  
 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  
 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篋豆如寐未寤如痒未愈片  
 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飲順氣貌神奠西樂工習字  
 祖父瑤簪續掃千萬侍女剛以航竿助之歌舞富貴四  
 海不樂何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  
 或曰淫雨釋老號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  
 拔後良乃登耆老又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  
 不取標揭典制酌之申古遠辭太宗近法憲祖沐保思  
 惟不洽是罹四國既平六職設序黍稷稻粱嗶啞俯俛  
 父父子子供養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食因  
 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猜旗旒五帝坐壇  
 百神位姑菴嶷矜繼捧爵是燕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  
 厥異貌伏于除外觀喜呼聖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  
 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披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  
 碎穀溢陳困高繁楮大東南西北岸壇紀無有煩憚  
 不識災害三事太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伴諶  
 歌謹誅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曰呼願上  
 大蒙神曉天開欲揚皇帝之德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  
 明皇息志



請不已由涕叩頭皇帝不能

新九州不窮不詳不饑不

天史許之省脩約東教誠

漢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誠

匡神之力其誰能謀凡爾

愛羊牛天下開命奔走承

傷保臨谷將墜視牲福焉

儀衣冠待曉坐以候寤

發恭覽起詩不云乎皇天

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

既寒可及妻子無作承早

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

遠近一致洋洋在上實提

維季夏日維辛巳實神降

風雨其期必至瘧癘水旱

為官人勉為爾治敬再拜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

之至有歲久木朽涵人以

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惟

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

中一項樹蔬鑿井而八家

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

亦死地有千刀瘡於地何

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

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

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

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

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

塞故為文投實以土

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

引祠其意誠而辭但得其

執事者云農夫其謹達精

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

者仍歲荐飢人為鰥寡田

一方危睡以吳蜀弄兵吏

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

居乃復室廬墟壞田蕪亦

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

人

文苑九



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再既雨而潦必不為  
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  
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飲馬嗚呼必馬無厭粟者  
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矣亦在何厚其所導耶伏希  
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羸馬無寒蠶婦以  
姣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  
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天下兵滋  
馬肥而豪不蹟不駝足食足衣皇天胡忍是為苟  
不此為民其喜喜  
神其怡怡尚饗

宋蘇軾補龍山文一首

西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

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  
皆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  
榆柳獨脫驥驂交鶩鴛鴦先吸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  
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閑達容此下士顛倒  
冠鞵宰夫揚解兒解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吾聞  
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  
若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

相鼠賦此兩秦觀弔鐘文并序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

嘗有光惟赫然燭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鐘  
鐘其形有兩樂如合兩死而左右九乳總三十六子  
鼓鉦舞鉦銜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  
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悲之曰郡得背時施畜之不祥也函命接  
於兵範之治嗚呼物之不辜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  
肅之碑材實其所述歐陽詹開而吊之以詞悲夫鐘  
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祀神之審音之士至有  
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  
而辱於泥塗無所自効遇非其鑿以觸廢棄好古之士  
焉得默然而已乎乃作文吊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  
豈形殊電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姜姬夕為樵梓或  
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噴清餓和黜刑王取貴生積  
失明得駿折解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  
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疑今乃信之矣嗚呼鐘  
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  
明養恩志



抑雖久不見取况爰有兩藥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  
 隨叩曷所挺之壞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汚漫厭  
 鱗鬣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遞月弦之幾發幸陽愆而  
 水涸天日况其復觀謂庭貢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  
 夜光之暗投卒按劔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  
 秦璽漢劔趙壁隋珠捷擣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  
 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破鏡  
 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叔於好事是鍾也  
 郊廟所薦樂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  
 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  
 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剗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  
 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金精之純燥氣之裔雖  
 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償而復起可無  
 畢年嗚呼鐘乎今馬在乎豈復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  
 故乎將憑化而遷改形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鏹  
 為銚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得為馬得為牛豈為鱗趾衰  
 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縑素乎豈為麟趾衰  
 蹄之形翕玩於邦國乎豈為干將之劍湛如止水別好醜  
 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好醜  
 以高堂之上乎新故恒代未始六甲紛然殊途必有一

周敦頤邵州遷學釋菜文子道  
 德高厚後世無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帝都下  
 及州縣遠近三國皆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  
 室於廟中朝夕月瞻瞻與天地並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  
 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極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  
 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獄右廡  
 穢喧歷年悖順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  
 遷得地東南高明協上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  
 儼生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醴  
 幣藻薺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和氏得玉璞荆山之玉以和為誑而厲王厲王使人相  
 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厲王厲王使人相  
 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  
 石也王又以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  
 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  
 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別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  
 非怨已之別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  
 誰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

月夜息志

文苑十五



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  
 不然彼天之生玉也而有常質居上待以爲益在下不  
 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不  
 光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刑而後哀之則若勿怨  
 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知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  
 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  
 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  
 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耻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  
 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  
 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與  
 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  
 計者實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  
 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  
 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  
 之賢士有道之君一負抱其義祗餘其辭不擇趣向不  
 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馬甚者殺身捐生  
 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遂於魯而韓  
 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  
 而世獨謂和爲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辜固失其理而  
 和之自謂和爲不幸則其罪亦重矣夫謂和之不辜固失其理而  
 才之自謂和爲不幸則其罪亦重矣夫謂和之不辜固失其理而  
 貞故爲貞在乎或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  
 不外於已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處引而後  
 動舜陶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  
 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  
 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國朝陳東閱視靖州碑文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雖靖故  
 夜郎殊取既廢旣富並于十

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暨亭精而驕  
 時煥起群年偏帥恣睢王擊其州守時重函容因置  
 香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割遂此傲頑嘉靖十  
 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却得鎮  
 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民勞躬遍歷荒野遠  
 入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  
 則喟然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親明日庚  
 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  
 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謂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執吁  
 歎息焉是日也進清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數人



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暄累  
 日雪然湯開琉璃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  
 合變編甲玄旗朗耀川甸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  
 旅佛憫乎先赴命然謙桴明誓比瘳負勝賞罰以將士  
 百其競旣罷黃髮耆老兀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  
 惟靖也于中土二事大夫苗淫我民曰不睹中丞旗鼓  
 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我照我復我公曰  
 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頌吾民采群議  
 納之夷軌謂其一一問之惟食欲偷其勤儲時而多委積  
 毋闕于糧俾呼庚祭謂僉事束往事漫漫爾言勿庸讓  
 茲對况余今爾從元罪旣死極其遺魁與之更始惟守  
 令驕于貨賄為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辨孰利  
 惟爾之計謂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効毋數于已而  
 貸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就廬寄食積亂男女速  
 發公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備桂往者上  
 柙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清險害乃在五開是  
 蠻之咽咳其掣甲七千人以往爾官爾疏牙留于行  
 適道合某以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山攝院州事  
 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核而蹈其成于是章程州  
 德威而懲除舊布新民乃聞釋懷疾斯順生家乃  
 太息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過性非夷留之乃共  
 表石銘勒無休垂叩末庶陳東為之辭辭曰 奕葉一  
 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更執其咎  
 若網不綱勞亂時有控轡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邁緩  
 我靖民下車禮叩夙風柔聖士就敷文謨亦訓武事甲徒  
 三千旂旒在與自公令之颺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饑寒我命即國  
 故我執其惡釋爾慶公公謂有衆無然饑寒我命即國  
 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閉于時饑糴于時廬旅靖  
 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業棘登之  
 堂皇諸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道孫存謝晴文惻心然  
 仁作靖辜或不刻者風流斯無射孫存謝晴文惻心然  
 登其神清氣爽今時開市開時雨陰閉兮雪然陽開  
 雷鼓其聲兮雨拜其災慶雲為祥兮徐風為霽民愷頌  
 解兮神人膏契於是太陽之精兮乘朝霞而彙縣祛豐  
 而之陰臨兮著天明於中天山巒鬱鬱以坐色兮沈潛  
 木之野辨兮西真玄龜之履空欽陰氣在灑頰兮散精  
 靈於軒宮紫徒星以拱極兮亦警闕而示冲湛長天之  
 一色兮信元神之為功惟深疹之召兮臣罪自盈惟和



氣之洽兮 天子聖明甘露之降兮 嘉禾之生瑞疊報  
在八埒兮 而災厲甚于全荆 宜遇災而省躬兮 仰天心  
之玉成 豈吾德之動天兮 固吾皇之純誠 將神明之  
與查兮 而百姓之與能也 茲焉舉燔柴之典 竭臯搖之  
忠玄瓊和鬯 泃溪豐融靡秋蘭以為席兮 厄沆瀣以為  
漿 凍少牢以為饗兮 繫王粒以為藥 仰洪願之來格兮  
瞻鸞鳳之翔翔 末報祀於  
旭卉兮 福穰簡其無疆

說部

唐柳宗元罷說 鹿畏貍 貍畏虎 虎畏羆 羆之狀被髮人

能吹竹為百獸之音 嘗云持弓矢 鬻火而射之 羆聞其鹿也 趨而不  
鳴 以感其類 伺其至 發火而射之 羆聞其鹿也 趨而不  
其人恐 因為虎而駭之 羆走而虎至 愈恐 則文為羆虎  
亦亡去 羆聞而求其類 至則人也 捧搏 捩裂而食之 今  
夫不善內恃外者 未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 黑質  
有不為羆之食也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 黑質  
羆人無樂之者 然得而腊之以為餌 可以已大風 擊曉

其利三世矣 問之曰 吾祖死於是 而吾父死於是 是  
之且曰 若毒之乎 余將告于滫事者 更若後復若賦則  
何如 蔣氏大感 汪然出涕曰 君將哀而生之乎 則吾斯  
殺之不幸 未若復吾賦 不幸之甚也 嚮吾不為斯役 則  
大已病矣 自吾之二世 居是鄉 積於今六十歲矣 而鄉  
隣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 竭其廬之入 號呼而轉徙 饑  
渴而頓踣 觸風雨 犯寒暑 呼嗟毒瘴 往往而死者相籍  
也 曩與吾祖居者 今其室十無一焉 與吾父居者 今室  
十無二三焉 與吾居十二年者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 非  
西黎突乎 南光譚然 而駭者雖雞狗 不得寧焉 吾恂恂  
而起 視其疋而吾地 尚存則地然 而卧謹食之 特而獻  
焉 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 蓋一歲之犯死者二  
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 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 凡今雖  
死乎 此比吾鄉隣之死者 則已後矣 又安敢懼毒耶 余  
聞而愈悲 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 吾嘗疑乎是 今以蔣  
氏觀之 猶信鳴呼 孰知賦歛之毒 有甚於是 臨江之麋  
地者 乎故為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 得焉 臨江之麋  
明黃恩志



之人吹得麋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  
 但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使勿動稍使麋與之戲積久  
 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糜也以為犬良我友抵  
 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二  
 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黔之  
 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糜至死終不寤黔之  
 驢下無驢見之龍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  
 之愁愁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  
 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  
 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驢不勝怒蹄之虎  
 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躍大闕斷其喉盡其肉乃  
 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永其氏  
 由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永其氏  
 之鼠未有其氏者畏口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  
 以資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其氏  
 室無完罽無完衣飲食大幸鼠之餘也書纍纍與人  
 兼行夜則竊齧無完衣飲食大幸鼠之餘也書纍纍與人  
 兼氏徒居他州後人來召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  
 焉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身戮以乃已  
 無禍為可恒也我符載玉說照蘭陵蕭易簡遊三峽在  
 寶族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堅剛溫潤配德君  
 子可以飾車服冕弁奉神祇人鬼用莫鉅焉當其沉輝  
 隱璞墮汨沙泥中枯槁闇藹光明不發庸工視之譬諸  
 頑塊意方拾之惑而復投此下氏所以喑鳴珉璠所以  
 長玉也及其逢值英匠識密鑿洞撥於瓦礫而不疑叩  
 之鏗然珠之爛然如蒸粟截貯氣吞地文珍貫魚目是  
 時也即趨不得私愛秦不得暴取坐齊宮而後見藉錦  
 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脫衽割七地如裂帛以償其債猶  
 恐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畧蘊器困  
 於交頽塵垢被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瞻饋榻道不信  
 妻子闕葺視之猶蒼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已之  
 顧鬱起耕釣作時功勳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  
 萬世聲塞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茅社以厚  
 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人有盛才必有  
 大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獻之劍不為  
 朽鐵也監車之馬不為病駒也夔下之則古獻之劍不為  
 朽鐵也監車之馬不為病駒也夔下之則古獻之劍不為



確溪之士不為德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邃之識抱宏  
 偉之才業巨命隘與時渡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  
 道必有所明志必有其所行指顧樹勳績呼嘯取金紫是  
 夫人也肯昧茲數而墮穫于此際其人謂其病余固知  
 甚泰矣然三峽屏顏驚波觸天行客易愁况聞哀猿苟  
 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使賢者栖栖公沂其間去矣  
 自愛余一嘆矣且玉有盛美可以況德周愿牧守竟陵  
 亦感乎和璞之事故為說玉以餞之  
 因遊西塔者三感說為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為者謂功而  
 物謚也詩功形也詭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裂金石  
 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何謂  
 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為南海連率隴  
 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  
 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  
 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為刺史感一也隴  
 西先人遺物被大德喜為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  
 故名德焉呼愿以敬拙奉公先人之州往為子僚今刺  
 其願三也愿與太于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也  
 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  
 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愿於羽者也  
 代謂羽之出處無宗枋之籍始自赤子泊乎冠歲為竟  
 陵必蕩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聲聞辟支以尊乎竺乾  
 聖人也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舖在手掌天下賢士大  
 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能諧譚世無柰何文行  
 如柯所不至者貴位而已也噫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  
 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如臂碧籠遺形蓋鴻漸之本  
 師像也悲歎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  
 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  
 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歎黍落衣  
 搖楚風其感三也是為之感說七言詩以詩以語陳事  
 長風公覽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日以著詞致於塔  
 寺之冠愿歸  
 寺之首邪

志部

唐柳宗元鐵鑪步志

江之游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



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人曰蓋  
 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夫而驢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  
 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安之  
 人曰子何獨誰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  
 門大他我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  
 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  
 乎向使有得聞茲步之號而不足益錢錢鑄刀鐵者懷價  
 而來能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  
 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  
 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  
 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  
 於敗為世笑謬斯可以其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益  
 矣錢鑄刀鐵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  
 其言可采劉禹錫觀市志 古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  
 書以為志 劉禹錫觀市志 有馬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  
 二年沉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  
 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  
 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馬摩令下之日布巾籍者咸至  
 閑在中筒者絨文及素馬在几閣者彫形及質馬在筐  
 筓者白黑巨細馬業于襄者列囊勝陳餅餌而苾然業  
 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  
 羊而赫然華實之毛 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  
 名入隧而分鬻藏而待價者負擊而求沽者乘射其時  
 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  
 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俗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  
 於巧言數量衡於歛手抄忽之差敲舌僮俾詆謔相高  
 詭態橫出敲謔全煙埃奮擅腥疊中履齧而合之異  
 致同歸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  
 交易而退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  
 唯守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而閱救沈志 年夏大  
 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而閱救沈志 年夏大  
 水熊武五溪闊洗宇沉突舊防毀民家躋高望之滇洋  
 范華山腹為坵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前  
 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矩者顛  
 倒之輕而沈者破磔之重而高者前却之生者力音  
 磴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水梯然有僧傲焉擔於路曰浮  
 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群鬼願



從三四輩皆狎川勇將者相與乘堅舟快善翫維以脩  
維我于崇丘水當泗泆人易賓力凝噓執用俟可而極  
大凡室處之類冗居之彙在牧之群在泰之馴上羅黔  
首下逮毛物拔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擊  
獸如鷓夷而前攫持流拊者用不陷隅日傍晚其姿弭  
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越訶之曰第無  
濟是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  
不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窮困之謂慈  
舜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  
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  
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者在彼之  
未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耶吾舜也所援而  
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遠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  
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得  
吾則已焉能害為彼形之乾髮鬚之姿也彼氣之遷暴  
作之用也是必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麟  
獨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為  
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大矣子  
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  
人在位不去不祥僧之言愈矣故志之

誄部

唐柳宗元故衡州刺史呂君誄一首

維唐元和六年  
月日衡州刺史

平呂君卒爰川十月二十四日梟葬于江陵之野嗚呼  
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  
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  
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戌  
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末州在二州中間其  
哀聲交于比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千古而  
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  
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  
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  
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  
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  
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仁與世無窮其可  
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大常余懼州刺史  
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麟死魯郊其  
靈不施濯濯夫子胡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詩書忠真  
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  
月黃德志

文苑十九



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  
命姓惟蕩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祚爾國維師元聖周  
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  
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若達其道卓焉孔  
直聖人有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  
寄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荀用資化乃揚進  
于禮司奮藻合章決科聯中休聞用張署警百氏錯綜  
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  
禍疑逸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  
風動海壖皇威用致來物征賊甲茲即吏制用經邦時  
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賤奏鮮云能備君自  
他曹載出其伎筆削自任群儒莫議正郎司刑邦憲為  
貳遜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  
湯適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  
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蓋外邑我蘭  
盈車維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  
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  
陝于嶽濱言進其律嗚呼南竭謳謠比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失通租匿稅婦呼自出善并既息罷蠹乃逸惟昔舉  
我厚生不... 我與... 化為齊人... 惟昔舉  
惟昔俾民... 惟昔舉  
哉廩不餘糧燕不積帛內厚族如外賙賓客恒是懸磬  
逮茲易箒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若昔與余講  
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若笑誅唐虞樽茲  
日月以耀凡愚疑生所恠怒起特殊齒舌敷敷雷動風  
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罷  
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郡吏尚擁良圖故  
友咨懷累行陳暮是旌是  
告末末不俞嗚呼哀哉

贊部

唐呂溫續羊叔子傳贊一首

天厭曷時蜀滅魏改錫晉

嶽鎮荆蠻十萬之衆從公而閑道遙峴陽傲視勅敵用  
仁為間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吞於胃中不見  
大江勤物忘已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  
域德膏潛蒸化行兵中兵息化典筆雖平吳道不相晉  
未嘉南遷  
豈曰民民



論部

唐符載植松論

楚國主人嗜材舉異有樹羨松於庭者

二三年起盈尺擬於累丈始建筋犬於拱抱高姿傑然

若陵重芬主人方凝睇結意曰是可乎足矣將行斧焉

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木有憂雲之姿有構廈之

材繩墨大速恐天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充耳目之觀

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徒於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於

內日月之光薄于外祥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鳴其

下巖岫重複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箏籟是時也

當境勝神王按地于丈浪實黃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枉

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暇曠之指捨此而取其揅梅芬

撩哉主人曰客言雖淵而無岸然余終能大夫矣

宋蘇軾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屈建命夫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

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于木夫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

大不然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歲之費

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心至矣於結冠纓帶手足之末不

收不勉其於死生之際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

稱義至於死生之際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

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

胡廣總志

文苑十九



中行偃死視不可舍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是敢不如  
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嘖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  
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  
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  
子之愛屈到足疾之美子亦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傳部

宋蘇軾幸子廉傳 幸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眾謂

七里紫虛閣即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不肯居者  
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始往醉  
歸山林間雖有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  
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  
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亦愛酒不能常得得  
輒徑醉官人怨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  
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韶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  
詩奉贈既而忘之曰書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  
句書板置閣上衆道上驚曰幸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  
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爾不

及是驚曰天者如此幸牛安往俱往視則死矣衆始  
大異之曰幸牛乃知死口即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  
僧守空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小燈問  
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  
驗其書則知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巳東坡居士曰士中  
有所扶雖小杖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  
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幸牛之異也居  
士常作三碑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  
者及見幸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  
子孫輩使末之家集而補方山子傳 方山子少時暮  
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方山子傳 方山子少時暮  
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  
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  
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  
之方山子余謹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  
至此者因語之故慥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  
蕭然而妻子如妾語之故慥皆不自得之意余既聳然  
胡竟德也



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鶴起于前使騎  
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焉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  
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爾精悍之  
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一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  
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頭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  
壯麗與公侯等河此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  
棄不取獨固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  
異人往往往陽狂垢汗不可  
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酒經

宋 蘓軾 酒經 一首 南方之暇以糶與炕雜以丹藥而為

餅之良者也昔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舊液丞之使  
十裂繩穿而風炭之愈久而益悍此總之精者也米  
斗以爲率而五分之二者一爲五升者四三  
以釀五升者以投而止之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  
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以少水取足  
五酒之類也酒之類甚微而益益三折而後平  
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  
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一有五日而後定也  
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  
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爲得二斗有半  
此吾酒之正也先爲半日取所謂釀者爲粥米一而水  
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  
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  
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勁絕不旋踵  
而筋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  
豐速者反是故吾  
酒三十日而成也

琴箋

宋 崔遵度 琴箋 一首 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

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颺以樂器  
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延聲卒無述者愚  
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  
之絃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  
胡黃息志



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曰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石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曰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致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具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二必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馬氣節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馬始以絃泛相當其節則若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微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馬右泛有三馬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馬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五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書也偶六而根一者道之所生也

碑解

宋孫何解一首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習猶有未變乎倍尚者作碑解以賦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碑跋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議相考稱述器用因







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  
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韋乎何始寓家于穎  
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  
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  
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  
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向合  
且大嗟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自  
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  
而誇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  
以生力古者學偶況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爲進士同年  
故爲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六於  
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 之故然生  
第勉而思之則所 得不獨在於碑矣

論曰文苑志疑無當也此何以述乎張楚也昔周禮  
在魯魯是以稱秉禮焉矧皇帝以來六籍散佚墳典丘  
索楚盡存之神禹治水跡遍天下乃崎嶇科斗若有可

其宗屈原宋王景差之徒刻其藻要以妙吐精機宣叙  
倫則式垂觚範求握神樞肆視列服未或先之良以崇  
嶽挺秀大川濯靈生其地者鍾高深之秘履其境者暢  
歷覽之襟遡沿標綴世不乏紀由漢而降迄于 昭代  
聖謨徵保藝敷披擗龍驤虎變蔚乎相輝故組繪多奇  
篇章特富楚之雄關匪直方城漢水已也考國之故者  
曷可佚諸譬之作室梓材備矣而後丹雘施焉不則直  
賈豎肆耳乃曲士局焉輒藝視之至等諸棘端之猴雖  
工無用是夏蟲之不可以語冰也而烏覩楚之丹雘哉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四

三

八



